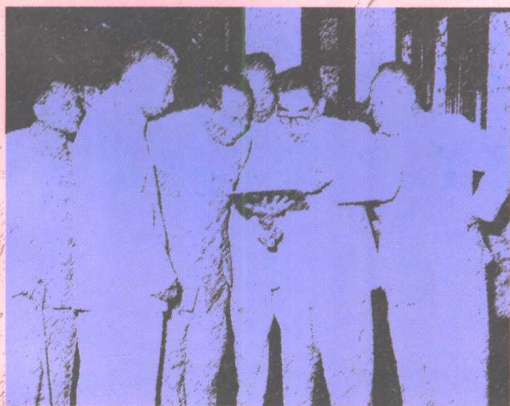




要事珍闻

共和国领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党的文献》丛书

共和国领袖要事珍闻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 央 档 案 馆 《党的文献》编辑部

中央文献出版社

《党的文献》丛书
共和国领袖要事珍闻

编 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党的文献》编辑部
中 央 档 案 馆
主 编 杨胜群 田松年
责任编辑 王春明 孙东升
封面设计 马晓宁
版式设计 郑 刚

出版发行 中央文献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地质印刷厂
印 刷 机械工业出版社京丰印刷厂

850×1168mm 32 开 19 印张 460 千字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 7-5073-0413-2/K · 146 定价:27.00 元



1956年6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在中南海怀仁堂。



1960年，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在一起。



1960年，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北京。



1963年，毛泽东在火车上审阅河北省水利工程规划图。



1975年4月，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医院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共和国主席金日成。



1984年2月，邓小平和王震视察引进外国大型成套设备的宝山钢铁公司。

《党的文献》丛书

主 编	杨胜群	田松年
副主编	吴雪生	孙东升
编 辑	(按姓氏笔划为序)	
	田松年	刘庆旻
	孙东升	杨茂荣
	杨胜群	吴雪生

FJ00/13

目 录

被撤职后的毛泽东与红军指战员在一起	(1)
遵义会议上的激烈交锋	(6)
红军长征胜利大会师庆祝会上一幕	(12)
在保安的土屋帮毛泽东誊抄讲稿	(14)
“前有黄河，后有追兵，如之奈何？”	(18)
毛泽东在枣园与地下党员夜谈	(21)
毛泽东亲自批准赵寿山入党	(28)
毛泽东围炉纵谈三十八军	(32)
毛泽东戴过的盔式太阳帽的来历与归宿	(38)
给毛泽东当警卫记事	(41)
毛泽东谈“视死如归”	(47)
毛泽东莫斯科力争签新约	(51)
毛泽东同斯大林、赫鲁晓夫关系的冷暖	(63)
毛泽东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	(69)
社会主义改造前后毛泽东与民族工商业者 的两次谈心	(78)
毛泽东：核弹研制要“先学楷书，后学草书”	(84)
毛泽东决策炮击金门	(87)
毛泽东观看武钢一号高炉出铁	(99)
毛泽东为王稼祥平反	(103)
毛泽东遇到的所谓“武汉兵变”	(106)
毛泽东在专列上	(116)

毛泽东南巡反政变·····	(130)
毛泽东在“九一二”之夜·····	(139)
1974—1975年毛泽东在长沙·····	(146)
毛泽东与叶剑英·····	(152)
毛泽东和他的老师黎锦熙·····	(159)
毛泽东对基辛格纵论天下事·····	(165)
毛泽东与大、小“参考”·····	(175)
毛泽东爱读《红楼梦》·····	(185)
毛泽东写作《吊罗荣桓同志》诗的情景·····	(196)
毛泽东、胡乔木诗词交往·····	(198)
毛泽东指导编选《不怕鬼的故事》·····	(206)
周恩来在魏家楼的一段忘年交·····	(221)
周恩来营救新四军死囚出狱·····	(225)
周恩来去宣化店视察·····	(228)
周恩来与美国青年、“嬉皮士”、 老“中国通”和乒乓外交·····	(234)
周恩来与万隆华侨·····	(244)
周恩来的西双版纳之行·····	(252)
周恩来最后一次访问苏联·····	(259)
周恩来与中国民航专机首次国际远航·····	(269)
周恩来领导我们进行中苏边界谈判·····	(282)
1972年前后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	(293)
重病中的周恩来与“四人帮”斗争记略·····	(307)
周恩来思乡、望乡、爱乡纪事·····	(323)
周恩来抢救“国宝”·····	(327)
周恩来爱看陕西地方戏·····	(333)

周恩来的“第一办公室”——盥洗间·····	(338)
铭刻在丰碑上的小事·····	(345)
周恩来身边温暖如春·····	(348)
西花厅见闻·····	(358)
周恩来与李宗仁归国·····	(363)
周恩来与宋庆龄·····	(375)
周恩来与赵朴初·····	(388)
周恩来与陈嘉庚·····	(394)
周恩来与阳翰笙·····	(406)
周恩来与程砚秋·····	(415)
周恩来与金日成·····	(418)
听少奇讲他的青少年时代·····	(431)
刘少奇关爱革命后代忆零·····	(436)
刘少奇 1945 年代理中共中央主席 ·····	(441)
从香山到中南海·····	(455)
刘少奇视察大庆油田·····	(471)
刘少奇与秘书二三事·····	(477)
记者眼中的朱德总司令·····	(484)
朱德的晚年岁月·····	(496)
邓小平的旅法岁月·····	(509)
邓小平起草元旦感谢电·····	(525)
邓小平建国前夕在南京·····	(531)
邓小平在大西南·····	(541)
邓小平与叶剑英在党和国家的危难时刻·····	(557)

邓小平反对“左”倾错误的几次斗争·····	(581)
邓小平与宝钢·····	(596)

被撤职后的毛泽东与红军 指战员在一起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了100多万军队，200架飞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以50万重兵集中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这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极力排斥毛主席对红军的领导，撤销了毛主席在党内、军内的领导职务。他们错误地估计战争形势，强行推行什么“两个拳头打人”，“分兵把口”，“短促突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等所谓新原则，使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就陷入被动。

1934年6月末的一天傍晚，夜幕已开始降临，毛主席身着便装，骑着一匹小红马，带着五六个随行人员，从会昌的文武坝，风尘仆仆地来到我们二十二师驻地——站塘李官山视察。当时，师长是周子昆，政委是黄开湘，我任参谋长。我们在师部门口迎接毛主席。

毛主席是两个月前从瑞金来到会昌县的，住在粤赣省委、省军区所在地——文武坝。这里离前线只有30多公里。为了同王明“左”倾路线继续斗争，教育干部认识错误路线的危害，毛主席在这里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一天，毛主席得知二十二师连以上干部正在进行筠门岭战斗总结时，亲自打来电话，首

先对我们进行了鼓励，接着又明确、具体地指示：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钳制敌人。最后又指示我们好好研究一下，是什么原因不能打好仗，不能消灭敌人？毛主席的指示，使大家从不利的形势中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我们向战士们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进行了战斗动员，战士们的政治热情立刻高涨起来。在四五天内，我们打了五六个小仗，消灭了敌人一支企图前进的小部队。现在，毛主席又亲临我师视察，干部战士很高兴，都想亲眼见见毛主席。

毛主席健步来到师部作战室，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对师长周子昆说：“老周啊，你是老井冈山的，我这次从这里路过，来看看你，也看看同志们。”周子昆忙请毛主席坐下，尔后把我们师几名主要领导一一向毛主席作了介绍。毛主席连连点头。

作战室设在村中紧靠山坡的一座二层小楼上。楼上有里外两个房间。外间摆了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个电话机和一盏黑油灯，靠墙的地方支着一块门板，是平时值班参谋休息的地方。我们把毛主席安排在里间，摆了一张桌子，桌上放了一盏三个捻子的黑油灯，在靠墙的地方，也用门板支了一个临时床铺。毛主席的警卫人员就在二楼的走廊上休息。

毛主席习惯夜间办公，白天休息。他从晚上八九点钟开始工作，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才躺下休息。他说夜深人静，万籁无声，工作效率高。对于毛主席这么一个生活习惯，开始我们很不适应。师长、政委和我整整陪了毛主席三个晚上，一到夜间三四点钟，我们几个就困得直打盹。第一天晚饭后，毛主席询问了近期战斗情况，我们一一作了回答。毛主席听后对师长说：“把你们近来的《战斗详报》找来，咱们共同分析一下，看问题在什么地方。”师长很快找来了六份《战斗详报》。毛主席看后说：“好吧，你们三人都参加，咱们一个一个研究。”六

份《战斗详报》记述了六次战斗情况，都是小的战斗，有得有失。我向毛主席介绍说：有两次战斗是我带一个团出去的，出发前师长曾向团长交待“由孙参谋长协助你指挥”。毛主席听了之后，说：“你们看，叫师参谋长协助团长指挥，团长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你们使用参谋长有缺陷。问题就出在协助两个字上，这参谋长就不好办了嘛！”他还批评说：“你们两次派参谋长去，他刚刚从学校出来，你们师长、政委为什么不亲自去？仗没有打好，回来你们还批评他，这不公道嘛！”师长和政委听了毛主席的批评，连连点头说：“主席批评得对，我们一定改正。”

前三个晚上研究了六份《战斗详报》，每晚两份。毛主席综观全局，对敌我双方情况了如指掌，使我们非常佩服。三天之后，师长和政委对毛主席说：“主席，我们两个不陪你了，留下参谋长陪你。”毛主席说：“好吧，你们搞自己的工作吧，不打扰了。”

第四天晚上，毛主席把附近一些县委、区委领导同志召去，了解各方面情况，搜集了不少材料。然后他就坐在油灯下，边看边写。有时到了吃饭的时候，他还在埋头工作。

我住在作战室，负责守电话，同毛主席是里外间。我每天起床后，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毛主席喜欢抽烟，每当饭后总要到外间，靠在我的被子上，边抽烟，边同我拉家常。他平易近人，说话很风趣。毛主席问我：“你是哪一年参加革命的？”我说：“是宁都暴动过来的。”毛主席听后，微笑着点了点头。我又说：“前年2月，我带领五军团十四军200多人到瑞金参观学习，你亲自给我们讲了话。”毛主席略微沉思了一下，连声说：“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那个带队人就是你呀！”毛主席还问我：“你都到过哪些地方？”我说：“我16岁外出，在军阀混战的年月，混碗饭吃很不容易，走了不少地方。到过潮州、漳

州、福州、开封、许昌、郑州、西安等地。”毛主席说：“许昌我也去过。三国时，曹操控制汉献帝曾建都于许昌。”说着，毛主席给我讲起了三国故事，我听得入了神。

我告诉毛主席，我在红军学校担任军事教员一年多，今年春天调到这个师担任参谋长，由于在教学工作中积累了一些经验，离开学校时，还有点恋恋不舍呢！毛主席笑着说：“是啊，当教员能锻炼人，干久了还蛮有意思呢！我们是红军，为的是革命，有时需要调换个岗位，这就要服从，这就是顾全大局。孙毅同志，你说是吗？”我连连点头说：“主席说得对。”

当时，我们师有一位营长，是个共产党员，名字我记不清了。根据他的情况，师里决定调他到白区做党的地下工作。政委和政治部主任同他谈话，他说：“宁愿牺牲在战场，也不到白区工作。”我把他请来谈了一个多钟头，他仍思想不通，气呼呼地说：“我没有地下工作经验，打死我也不去。”

我向政委汇报了谈话情况，政委说：“你把这件事向毛主席汇报一下，请他帮帮忙，做做工作。”我说：“行。”此时，毛主席已来五天了。第六天傍晚七时左右，毛主席刚刚吃过饭，我来到他办公桌前恳切地说：“主席，有个事，想请你帮帮忙。”毛主席说：“什么事？”我说：“我们有一个营长，是个共产党员，家在江西南部，考虑让他到敌占区工作，会比当营长发挥的作用更大，可他坚决不干，说什么打死他也不去。”毛主席沉思了一下，对我说：“明天你通知他，我同他谈谈。”

第二天下午，我把那位营长领到毛主席身边就离开了。毛主席同他从下午三点一直谈到六点多。第三天晚上，毛主席坐在我的床铺上一边抽烟，一边面带笑容地对我说：“昨天我同那位营长谈了，那个同志真固执，整整用了三个钟头，终于把他说服了。”我兴奋地说：“主席，谢谢你。”不久，那位营长就告

别了部队，到白区工作去了。

根据当时的布署，我们二十二师几天后要转移。我拟了一个部队转移的命令。我将稿子给师长、政委看后，师长说：“送给主席看看。”我拿着稿子走到毛主席的办公桌前，恳切地说：“主席，我拟了个转移命令，师长、政委都看了，请您过目。”毛主席接过稿子，让我坐下，他当场边看边挥起毛笔改了起来。我目不转睛地看着。毛主席说：“敌情说得不够。”说完，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在命令上又补充了敌人方面的情况。在具体任务的区分上，我原来写得啰唆，次序也乱，毛主席下了很大功夫，将前后次序作了调整。毛主席将改后的稿子递给我，说：“参谋长，你看改得适当不适当？”我将稿子捧在手中，仔细看了一遍，连声说：“改得好，改得好。”这次毛主席手把手教我修改文字，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毛主席离开站塘的前两天，给二十二师营以上干部作了一次重要讲话。那是一天下午，在一个农民家一间不大的堂屋里，40多个营以上干部集中在一起。毛主席身穿红军服装，头戴红星帽，脚上穿一双布鞋，在堂屋中间靠墙的地方，摆着一张方桌，桌上放着一盏黑油灯，同时摆着砚台、书籍、笔墨、纸张。毛主席先是十分亲切地同大家交谈，问敌情，问作战经过，问干部、战士的生活和情绪，问地方群众情况和地方工作，最后作了讲话。他讲了二十二师对保卫中央苏维埃红色政权所起的重要作用，讲了军民关系问题，教导我们打仗光靠军队不行，还要依靠群众，搞好军民关系，才能打胜仗。两天之后，毛主席离开站塘，返回会昌。毛主席走后，我们按照他的指示，开展了游击战、运动战，在地方群众的密切配合下，接连打了几个小仗，取得了胜利。

（孙毅）